漢事會最人物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漢事會最人物志

惠棟輯錄

本館據靈鶼閣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兩漢會最人物志目錄

卷上

高帝　文帝
元帝　呂后
班婕妤　王嬙列女
河間獻王曾孫惠　梁孝王
戾太子　項羽
蔡生　陳嬰
張良　陳平
蕭何　曹參
韓信　周勃
酈生　韓王信
夏侯嬰　孔聚
孔曁　管少卿

朱虛侯
鄧通
邳都
李廣利
衞青
韓安國
李陵
桑宏羊
東方朔
張騫
張湯子安世
疎廣
張敞
何武
霍光
吳芮
鼂錯
四皓
朱買臣
車千秋
司馬相如
卜式
董仲舒
金日磾
唐蒙
司馬遷
嚴延年
耿壽
倪寬
翟方進

賈萌
翟義
樓護
盧俗方術
史岑
卷中
光武
靈帝
獻帝
和熹鄧后
馬援
桓譚
張純
班固
陳蕃
京房
王莽
揚雄
李宏
明帝
弘農王靈帝皇子辨
陰后
吳漢
馬防
馮衍
侯霸
馬融
郭泰

李膺
崔寔
杜林
竇章
鄺炎
劉洪
仲長統
孔融
蔡邕
邊讓
繁欽
服虔
王粲兄凱　凱子業
鄭產
韋康
崔瑗
崔烈
衞宏
趙壹
董扶
許愼
徐幹蘇班
禰衡
王延壽
劉梁
繆斐
鄭康成孫小同
傅幹
嚴象
孔嵩范式

汝郁殷陶
司馬徽
扈累
唐衡
孟他
秦嘉妻徐淑
周乘
卷下
樊重
梁暉
金尚
何苗
荀淑陳稚叔
荀爽
荀悅
井丹
管寧
寒貧
蔡倫宦者
曹嵩
曹娥列女
梁冀
馬日磾
楊彪
橋玄族子瑁
荀靖壘昱 祈衢子 愔
杜安子根
陳寔子紀 諶 孫羣 諶子忠

宗承
徐穉
謝甄
孫賓碩
梁鵠
董卓
高順
丁原
劉表
劉修
傅巽
周不疑
徐璆
袁紹
審配
許虔弟劭
袁宏
孟敏
劉褒
樊英
呂布
陳宮
賈詡
張羨
劉琮
劉先
袁術
劉焉
沮授
田豐

逢紀
韓嵩
張楊
公孫瓚
臧洪
韓遂邊章
曹鳳
王儁
王匡
孔伷
劉囂
牛輔
張邈
韓融陰循
鍾皓
韓珩
陶謙
眭固
劉虞
韓馥
習郁子禮
何顒
金禕
袁遺
王芬
周毖
陳温陳瑀
胡毋班
荀巨伯
郗慮

國淵　張逸
趙商　段熲
閻忠　衞茲
王柔王澤　高愼子式
脂習　徐英

漢事會最人物志卷上

清　元和惠棟會錄

高帝

潛夫論五德志曰含始吞赤珠感女媼劉季興孫暘之述畫曰漢高祖被圍七日陳平使能畫作美女送與冒頓閼氏恐冒頓勝漢其寵必衰說冒頓解圍於白登水經濕水注河圖曰帝劉季日角戴勝斗胸龍股長七尺八寸昌光出軫五星聚井期之興天授圖地出道于張兵矜後漢書班固傳注三輔舊事曰太上不樂關中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賣餅商人立爲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藝文類聚七十二陸賈楚漢春秋曰高祖向咸陽南趣宛宛堅守不下乃匿其旌旗人銜枚馬束口龍舉而翼奮雞未鳴圍宛城三匝宛城降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七楚漢春秋曰淮陰武王反上自擊之張良居守上體不安臥輜車中行三四里留侯走東追上謁墮被髮及輜車排戶曰陛下即棄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上罵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於東淮陰害於西恐陛下倚溝壑而終也太平御覽三百九十四

楚漢春秋曰高祖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御覽五百九十八

文帝

潛夫論浮侈篇曰孝文皇帝躬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集上書囊以爲殿帷盛夏苦暑欲起一臺計直百萬以爲奢費而不作也

王沈魏書曰文帝常嘉漢文帝之爲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時文學諸儒或以爲孝文雖賢其于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資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愼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爲帳帷以爲漢文儉而無法三國魏書文帝紀注

後漢書翟酺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李賢注曰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據

望氣經曰漢文帝時日中有王字御覽四

元帝

潛夫論本政篇曰漢元以來驕貴之臣每受罪誅黨與在位幷伏辜者常十二三

呂后

潛夫論忠貴篇曰。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祿、產秉事而握權。擅立四王。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內磐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朝摩滅而莫之哀也。

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御覽四百五十七。

班婕妤

鍾嶸詩品曰。漢婕妤班姬。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王嬙列女

世說賢媛篇曰。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郡國志曰。王昭君。秭歸人也。有香谿。卽昭君每常遊翫之處。御覽六十七。

河間獻王曾孫惠

今本三輔黃圖曰河間獻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甚薄不踰賓客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赧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卽縱酒聽樂因以終（史記五宗世家注）

陶潛孝傳曰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潘臣多驕放之失其名德者唯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修獻王之行母薨服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爲宗室儀表增封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

梁孝王

今本三輔黃圖曰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築兎園園中有百靈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珍禽怪獸畢有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續述征記曰梁孝王家中有數尺水有大鯉人謂有靈不敢犯（御覽九百三十六）

水經睢水注曰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爲梁王太后之愛子景帝寵弟也是以警衞貂侍飾同天子藏珍積寶多擬京師招延豪傑士咸歸之長卿之徒免官來遊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觀臺苑屏樹勢竝皇居其所經構也役夫流唱必曰睢陽創傳由此始也

又曰晉灼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菟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覓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梁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東出楊州之門左陽門卽睢陽東門也連屬於平臺側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城中也梁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遊於其上故齊隨郡王山居序所謂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賦雪亦曰梁王不悅遊於菟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埋音孤基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

戾太子

三輔故事曰衞太子嶽鼻武帝疾避暑甘泉宮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謂太子曰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鼻嶽當持紙蔽其鼻及入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臰故蔽鼻帝大怒太子走還（御覽三百六十七又七百四十二）

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衞太子連鬬三日白虎門前溝中血流沒足（御覽三百十三）

項羽

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亞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色相繆或似龍或似雲非人臣之相可誅之漢高祖會項羽范增目羽羽不應樊噲杖盾撞入入食豕肩羽壯之（水經渭水下注）

法言重黎篇曰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憀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陶宏景古今刀劍錄曰。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山雲文。斫玉如木泥。一作及卓貴。示五官郎將蔡邕。邕曰。此項羽刀也。

楚漢春秋曰。沛公西入武關。居於灞上。遣將軍閉函谷關。無內項王。項王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卽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藝文類聚六。

西漢詞圃曰。項籍之敗。孛大角。御覽七。

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而亞父諫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彩相糺。或似雲。或似龍。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氣也。不若殺之。御覽八十七。又十八百七十二。

述異記曰。今烏江長亭亭下。有騅馬塘。卽當時烏江亭長艤舟待項王處。御覽十四。七

陸賈楚漢春秋曰。沛公脫身鴻門。從間道至軍。張良、韓信、乃謁項王軍門曰。沛公使臣奉白璧一雙。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隻。獻大將軍足下。亞父受玉斗置地。戟擿破之。御覽五十二。三百

大周正樂曰。力拔山者。項羽之所作也。項王爲漢所圍於垓下。諸侯兵悉到圍數重。項王夜覺。聞漢軍四面楚歌。驚起仰天而嘆曰。漢得吾衆。是何楚歌之多。於是心悲。援琴而鼓之。御覽五百七十八。

蔡生

法言重黎篇曰。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亭之。其者未辯與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亭、不亦宜乎。

陳嬰

世說賢媛篇曰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張良

潛夫論志氏姓曰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城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信都者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或勝屠然其本共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生意以爲此乃代王爲信都也

易通卦驗曰黃佐命鄭玄注曰黃者火之子佐命張良是也後漢書二十八將論注

孔安國祕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爲呂后所彊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抱朴子內篇至理篇

陳平

潛夫論論榮篇曰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爲藩輔實平四海安漢室

蕭何

後漢崔琦傳琦對梁冀曰昔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

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十一月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祀蕭何霍光出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里內者悉令侍祠藝文類聚三十八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六

春秋緯云蕭何感昴精而生典獄制律史記索隱

曹參

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爲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於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博物志曰曹參字伯敬

史記索隱云春秋緯及博物志竝云參字敬伯

譙子齊交曰曹參師蓋公致清靜之治御覽四百六

韓信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淮陰侯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巨闕一云玉具之劍臣背叛之內愧於心藝文類聚六十九御覽七百十

何晏韓白論曰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蓋開闢所希有也何者爲勝也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爲出奇無窮欲闚滄海白起爲勝若夫韓信斷幡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之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策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御覽二百七十三

周勃

潛夫論明闇篇曰袁絲進說而周勃黜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勳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人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帝大臣居太尉之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據酈寄遊說以譎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弱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贊伊周足爲賢相推驗事情優劣明矣藝文類聚二十二太平御覽四百四十七

周昭新撰曰陳平周勃威陸生而相親所以安漢於幾殆御覽四百六

酈生

潛夫論志氏姓曰漢酈生爲使者弟商爲將軍今高陽諸酈爲著姓

陳留風俗傳曰酈氏居於高陽沛公攻陳留縣酈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酈峻字文山官至公府掾大將軍商有功食邑於涿故自陳留縣有鉼亭鉼鄉水經睢水注

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瞋目按劍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御覽三百四十二

韓王信

潛夫論志氏姓曰韓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高祖以信爲韓王孫以信爲韓王後徙王代爲匈

奴所攻。自降之。漢遣柴將軍擊之。斬信於參合。信妻子亡入匈奴中。至景帝。信子頹當。及孫赤（漢書作嬰）來降。漢封頹當爲弓高侯。赤爲襄城侯。及韓嫣。武帝時爲侍中。貴幸無比。案道侯韓說。前將軍韓曾。皆顯於漢。子孫各隨時帝分陽陵、茂陵、杜陵、及漢陽、金城。諸韓皆其後也。信子孫餘留匈奴。史記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

夏侯嬰

博物志曰。漢滕公夏侯嬰死。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葬。至東郭門外。駟馬不行。踣地悲鳴。卽掘馬蹄下。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其地。故謂之馬冢。

孔聚

楚漢春秋曰。孔將軍居左。（漢書功臣表注。）

孔疇

孔氏譜曰。疇字元矩。（孔父曾祖。）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象於壁。疇爲陳相。立孔子碑於象前。今見存。（三國魏書倉慈傳注。）

管少卿

傅子曰。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爲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三國魏書管寧傳注。）

朱虛侯

宋書禮志曰漢時城陽國人以劉章有功於漢爲之立祠青州諸軍轉相放效濟南尤甚魏武帝爲濟南相皆毀絕之

吳芮

郭頒世語曰魏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卽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三國魏書諸葛誕傳注

鄧通

潛夫論遏利篇曰鄧通死無讐勝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又賢難篇曰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悋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說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其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爲罪又況明人之短矯世者哉

鼂錯

潛夫論賢難篇曰鼂錯雅爲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

邳都

潛夫論志氏姓曰。姞氏之別。有闕尹、蔡光、魯雍斷、密須氏。及漢河東有邳都。汝南有邳君章。姓音與古姞同。而書其字異。二人皆著名當世。

四皓

陳留風俗傳曰。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之起。禮聘不就。惠帝立以爲司徒。圈公者。園公也。其本圈姓。路史發揮四。

李廣利

博物志曰。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文選閒居賦注。

朱買臣

謝啟金昌亭詩敍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爲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比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世說輕詆篇注。

鄒子曰。朱買臣貧賤之時。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流粟。志在經傳也。御覽十。又八百四十。

衡青

潛夫論論榮篇曰。衡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而武帝以爲司馬。實攘北狄。郡河西。惟其任也。

車千秋

潛夫論志氏姓曰。漢高祖徙諸田關中。而有第一至第八氏。丞相田千秋。司直田仁。及杜陽田先碭田先皆陳後也。武帝賜千秋乘小車入殿。故世謂之車丞相。

韓安國

潛夫論交際篇曰。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

司馬相如

嵇康高士傳曰。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爲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爲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世說品藻篇注。）

文心雕龍頌讚曰。相如屬筆。始讚荆軻。又才略曰。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艷。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

李陵

鍾嶸詩品曰漢都尉李陵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卜式

博物志曰商邱子有養豬法卜式有養豬羊法（御覽九百三）

桑宏羊

法言寡見篇曰或曰宏羊榷利而國用足盍榷諸曰譬諸父子爲其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不亦匪乎注云卜式請烹宏羊

董仲舒

世說言語篇曰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劉孝標注云未詳

法言淵騫篇曰或問公孫宏董仲舒孰邇曰仲舒欲爲而不可得者也宏容而已矣

劉子曰仲舒垂卒口不輟誦袁孝政注云董仲舒廣川人下帷讀書七年不窺園圃弟兄不面乘馬三年不知牡牝

風俗通云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忽死

東方朔

東方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世說規箴篇注。

又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世說排調篇注。

王延壽夢賦敍云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注此書不傳。古文苑。

文心雕龍祝盟曰東方朔有罵鬼之書。

東方朔別傳曰孝武皇帝時行甘泉至長平（一作陵）坂上駟道中央有蟲覆而赤如生肝頭目口齒鼻耳悉具先驅旄頭駟還以聞曰道不可御於是上止車遣侍中駟往視之還盡莫識也時朔在後屬車上召朔使駟往視之還對曰此謂怪哉上曰謂何也朔曰秦始皇拘繫無罪幽殺無辜衆庶怨恨無所告訴仰天而歎曰怪哉感動皇天此憤氣之所生也故名之曰怪哉是地必秦之獄處也上使丞相案地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屬車上盛酒爲此也。藝文類聚七十二北堂書鈔四十五御覽六百四十三。

又曰朔於上前射覆中之郭舍人亟屈被榜上輒大笑。御覽三百九十一。

又曰南山有木名爲柘良工採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掩兔舍人數窮可不早謝上乃搏髀大笑也。同上。

又曰郭舍人曰四銖籀文章背有組索兩人相見朔能知之爲上客朔曰此玉之瑩石之精表如日光裏如衆星兩人相覩見不相知情此名爲鏡。御覽七百十七。

又曰武帝時有神雀下丞相御史中丞二千石諫議臣博士皆言壽東方朔獨不賀帝曰羣臣皆賀朔獨

不賀何也。對曰。恐後有巫爲國害者。朔因謝病去。其後卒有巫蠱之事。不知朔之所終也。（御覽七百三十五。）

又曰。上置蜻蛉蓋下。羅諸數家。獨使朔射之。朔對曰。馮翊馮翊。六足四翼。頭如珠。尾正直。長尾短項。是非勾簍即蜻蛉。上曰善。賜帛十疋。（御覽九百五十。）

又曰。朔與三門生俱行。見一鳩。占皆不同。一生曰。今日當得酒。一生曰。其酒必酸。一生曰。雖得酒不得飲也。三生皆到主人。須臾主人出酒樽中。即安於地。羸而覆之。訖不得酒。出門問其故。曰。見鳩飲水。故知得酒。鳩飛集梅樹上。故知酒酸。鳩飛去。所集枝折墮地。折者傷覆之象。故知不得飲也。（御覽九百七十。）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案仲長統云。遷爲滑稽傳。序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爲是。又非也。

金日磾

三輔故事曰。金日磾。字翁叔。封秺侯。有忠勤之節。七世爲侍中。（藝文類聚四十八。御覽二百十九。）

張騫

博物志曰。張騫使西域還。得大蒜、安石榴、胡桃、蒲陶、胡葱、苜蓿、胡荽、黃藍。

又云。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種。（全芳備祖後集。）

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記即禹本紀。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於此。而不達於崑崙者也。（水經河水注二。）

法言淵騫篇曰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博物志曰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東海廣漫未聞有渡者今本王逸子曰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曰周流絕域東西數萬里其中胡貊皆知習俗始得大蒜蒲萄苜蓿等御覽七百七十九

唐蒙

水經江水注曰漢武帝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僰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於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塹鑿一作之迹猶存

張湯子安世

潛夫論志氏姓曰御史大夫張湯增定律令以防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士故受福祚子安世爲車騎將軍封富平侯敦仁儉約矜遂權而好陰德是以子孫昌熾世有賢胄更封武始遭王莽亂享國不絕家凡四公世著忠孝行義

司馬遷

水經河水注四曰河水又南逕高門南又東南逕華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故司馬遷碑文云高門華池在茲夏陽今高門東去華池三里谿水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柏太史公自敍曰遷生于龍門是

其墳墟所在矣。

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曰。班固、司馬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敍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敍二百年事。八十萬言。固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創造。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藻辭華靡。敍實錄則隱核名檢。此眞所以爲良史也。（藝文類聚二十二。御覽六百四。）

茂陵書稱司馬談爲太史令。（唐六典十。）

疎廣

文士傳曰。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爲東氏。（世說雅量篇注。）

嚴延年前書在酷吏傳

張懷瓘書斷曰。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人。河南太守。雅工史書。規模趙高。時稱其妙。後以罪棄市。

張敞

張懷瓘書斷曰。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官至京兆尹。善古文。傳之子吉。吉傳之杜鄴。杜鄴傳其子林。吉子靖。字伯松。博學文雅。過于子高。三王以來。古文之學。蓋絕。子高精勤而習之。其後杜林、衞宏、（即衞宏。）爲之嗣。子高好古博雅。有緝熙之美焉。

耿壽

潛夫論明闇篇曰。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妒其謀。

何武

應劭漢官儀曰。何武爲揚州刺史五年。在州行部。必先卽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談笑然後入傳舍。問田頃晦五穀美惡也。（孫逢吉職官分紀後集。）

倪寬

潛夫論讚學篇曰。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春秋舊事曰。倪寬爲漢司農卿。與太子博爭局。犯罪而還。（御覽七百五十四。）

霍光

潛夫論忠貴篇曰。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典禁兵。婚姻本族。

世語曰。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三國魏書。明帝紀注。）

翟方進

潛夫論交際篇曰。翟方進稱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況乎末塗之下

相哉。

漢雜事曰。翟方進爲丞相。遭後母喪。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曰。不敢逾國家也。御覽五百四十六。

賈萌

謝承漢書云。賈萌爲豫章太守。王莽簒漢。舉兵誅莽。不克而死。

安成記云。賈萌爲豫章太守。與安成侯張普爭境。戰於新茨之野。爲普所害。

水經贛水注曰。贛水又逕郡北爲津步。步有故守賈萌廟。萌與安成侯張普爭地。爲普所害。卽日靈見津渚。故民爲立廟焉。

京房

潛夫論賢難篇曰。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可入選舉志。

又考績篇曰。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遣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爲之化。必自此來也。

翟義

潛夫論本政篇曰。自成帝以降。至於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臣也。莽之簒位。惟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二人而已。

王莽

博物志曰王莽盜位慕古去昧死改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輕宜稽首再拜（可入禮儀志）

潛夫論忠貴篇曰王氏之貴九侯五將朱輪二十三太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爲宰衡封安漢公居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自以居之已久威立恩行永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羣小重賦殫民以奉無功動爲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以我密人莫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自幽照其態豈有誤哉

又志氏姓曰王莽自謂本田安之後以王家故更氏云莽之行詐實以田常之風

樓護

文心雕龍知音云君卿脣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

揚雄

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世說文學篇注）

法言問神篇曰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

姚信士緯曰揚子雲有深才潛知屈伸沈浮從容元默近于柳下惠朝隱之風智似遽瑗而高不及也班固稱之有大度不孜孜於富貴不汲汲於貧賤二者之美蓋亦良矣然揚子之書淵寂寥廓無廟堂之議對王公大人之辭故令其骨鯁不見節操不顯也夫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

唯教辭而已。或拒萬鍾之祿。或辭兼金之贈。或以周漢禮殊。二子時異。不可責之於周。或曰。帝納異言。而子雲無正論。卒有投閣之異。孟軻昂昂其首。然子雲保家養智之士。孟軻鳳峙高世之英也。御覽四百四十七。

盧俗方術

豫章舊志曰。盧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俗封鄱陽男。食邑茲部。印曰盧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盧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覩神靈。乃封俗爲大明公。四時秩祭焉。世說規箴篇注。水經廬水注。

李宏

法言淵騫篇曰。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其爲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又曰。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

史岑

博物志曰。元始元年。中謁者沛郡史岑。上書訟王宏奪董賢璽綬之功。

漢事會最人物志卷中

光武

孫綽子曰高祖御龍光武御虎龍韓彭之類是也虎耿鄧之類是也埤雅

明帝

潛夫論述赦篇曰孝明帝時制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竊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爲茂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卽伏誅

又愛日篇曰孝明皇帝嘗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冤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

晉書食貨志曰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驁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

靈帝

傅子曰靈帝時牓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

以買三公。須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温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囂、唐珍、張顯之黨乎。三國魏書董卓傳注。

弘農王靈帝皇子辨

獻帝紀曰。卓謀廢帝。九月甲戌。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輭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爲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皇帝祚。三國魏書董卓傳注。

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忝汚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爲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爲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册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爲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同上。

獻帝

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使張楊繕治宮室。名殿曰楊安殿。八月帝乃遷居。

三國魏書武帝紀注。建安元年事。

陰后

水經清水注曰。建武元年世祖遣侍中傅俊持節迎光烈皇后於清陽。俊發兵三百餘人。宿衛皇后道路。歸京師。

和熹鄧后

潛夫論志氏姓曰。後漢新野鄧禹。以佐命元功。封高密侯。孫太后□性慈仁嚴明。約勑諸家莫得權。京師清淨。若無貴戚。勤思憂民。晝夜不怠。是以遭羌兵叛。大水饑饉而能復之。整平豐穰。太后崩後。羣姦相參。競加譖潤。破壞鄧氏。天下痛之。

吳漢

潛夫論述赦篇曰。昔大司馬吳漢。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愼無赦而已矣。

馬援

俞益期牋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泠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也。

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土人以之流寓。號曰馬流。

世稱漢子孫也。水經注。溫

昔馬文淵積石爲塘。達於象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同上。

水經淹水注曰。建武十九年。伏波將軍馬援上言。從麋泠出賨古。擊益州。臣所將越駱萬餘人。便習戰鬬者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數發矢注如雨。所中輒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水利。用爲神捷也。又葉榆河注曰。建武十九年九月。馬援上言。臣謹與交阯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自入交阯。於今爲盛。十月援南入九眞。至無切縣。賊渠降。進入餘發。縣名。渠帥朱伯棄郡亡。入無編縣。至居風縣。帥不降。竝斬級數十百。九眞乃清。

東觀漢記曰。馬援征潯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林木。一作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剔剃一作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書奏上大悅。出尚書。盡數日。敕黃門取頭蝨章特入。一云。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剃之。御覽五百九十四。又九百五十一。

姚信士緯曰。馬援憑几而見梁竇子弟。御覽七百十。

華嶠後漢書曰。馬援在河西。有穀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財者。貴以施也。否則守錢虜耳。御覽八百三十七。

吳錄云。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其味美於春夏筍。北戶錄二。三卷變柑注云。馬援好事。至荔浦見冬筍。名苞筍。上言禹貢厥苞橘柚。疑即此也。

馬防

水經河水二注曰。洮水又屈而北。逕龍桑城。馬防以建初二年。從安故五谿。出龍桑。開通舊路者也。

桓譚

文心雕龍才略曰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

馮衍

潛夫論志氏姓曰鄭大夫有馮簡子後韓有馮亭爲上黨守嫁禍於趙以致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誅漢興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後有馮奉世上黨人也位至將軍女爲元帝昭儀因家於京師其孫衍字敬通篤學重義諸儒號之曰德行雍雍馮敬通著書數十篇孝章皇帝愛重其文

文心雕龍論說曰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騁而罕遇也

張純

文心雕龍封禪曰光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脩典謨末同祝辭引鈎讖敍離亂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

侯霸

金鄉長侯成碑云其先出自豳岐周文之後封於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脩宣多以功佐國要盟齊魯嘉會自邠因以爲家焉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阨諡曰安國君曾孫酺（西漢表作輔）封明統侯光武中興元孫霸爲臨淮太守擁兵從光武平定天下轉拜執法右刺姦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於陵侯

趙氏曰碑以刺姦司命爲光武時官蓋碑之謬案霸列傳霸薨封則鄉侯至子昱徙封於陵侯而遂以霸爲於陵亦碑之誤

班固

張懷瓘書斷曰。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官至中郎將。工篆。李斯、曹喜之法。悉能究之。昔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閭里書私合之。想謂蒼頡篇。斷六千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孟堅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元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續章而廣之。爲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爲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也。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明帝使孟堅成父彪所述漢書。永平初受詔。至章帝建初二十五年而成。

鍾嶸詩品曰。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詠史詩一首見文選。）

文心雕龍史傳曰。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揚美之罪。徵貶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

馬融

融自敍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融集云。茂陵成懽里人也。）少而好問。學無常師。（世說文學篇注。）

續漢書曰。融安帝時爲大將軍鄧騭所召。拜書郎中。在東觀十年。窮覽典籍。上廣成頌。（唐六典十。）

三輔決錄曰。馬融爲南郡太守。三輔以融在郡貪濁。受主記掾岐肅錢四十萬。融子強又受吏白向錢六十萬。布三百疋。以肅爲孝廉。向爲主簿。又坐忤大將軍梁冀。竟髡徒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拜議郎。（御覽六百

陳蕃

世說德行篇云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海內先賢傳曰蕃爲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世說德行篇注）

世說品藻篇曰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謂陳與竇武劉淑也）元禮居八俊之上

姚信士緯曰陳仲舉氣體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處之疑論乃定也（世說品藻篇注）

郭泰

郭泰列傳曰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末行遭亂亡失（世說政事篇注）

劉孝標世說賞譽篇注曰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李膺

世說德行篇曰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

登龍門。

又賞譽篇曰。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

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顒顒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世說賞譽篇注）

崔瑗

水經淸水注曰。汲縣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內汲人也。縣民故會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甫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載在經傳。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於是國老王喜。廷掾鄭篤。功曹邠卿（一作邵）勤等。咸曰宜之。遂立壇祀。爲之位主。

王僧虔伎錄曰。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至尙書。亦能草書。（法書要錄一）

袁昂古今書評云。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同上）

張懷瓘書斷云。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駰。子玉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暢。今有張平子碑。以順帝漢安二年卒。年六十六。子玉章草入神。小篆入妙。

崔寔

張懷瓘書斷曰。崔寔字子眞。瑗之子也。博學有俊才。爲五原太守。章草雅有父風。良冶良弓。斯焉不墜。張

茂先甚稱之。

崔烈

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駰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世說文學篇注。

杜林

張懷瓘書斷曰。杜林字北山。扶風茂陵人。涼州刺史鄴之子。位至司空。尤工古文。過於鄴也。故世言小學由杜公。嘗於西河。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玩不已。每困厄。自以爲不能濟於亂世。常抱經歎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初衞宏方造林。未見則暗然而服。及會而林以漆書示宏。曰。常以此道將絕。何意東海衞君。復能傳之。是道不墜於地矣。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豈虛語哉。光武建平中卒。靈帝時。劉陶刪定古文。今文尚書。號中文尚書。以北山本爲正。陶亦工古文。是謂就有道而正焉。

衞宏

張懷瓘書斷曰。衞宏字次仲。東海人。官至給事中。范書云。光武時爲議郎。修古學。善屬文。作尚書訓指。師於杜林。後之學者。皆祖杜林、衞宏也。

竇章

續漢書曰。竇章居貧蔬食。講讀不輟。太僕鄧康。重章學行。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康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中。唐六典十。同范書。

趙壹

鍾嶸詩品曰．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文士傳曰．趙壹郡舉計吏．至京輦．是時袁陽爲司徒．宿聞其名．特延請之．壹入閤揖而不拜．陽問曰．嘗聞下郡計吏．見漢三公．不爲禮者乎．壹曰．昔酈食其高陽白衣也．而揖高祖．今壹關西男子．其揖漢三公．不亦可乎．陽壯其言．接之甚厚．（御覽五百四十三）

酈炎

鍾嶸詩品曰．文勝託詠靈芝．懷寄不淺．

董扶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乂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遙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搔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見器重．求爲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於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

惡。三國蜀書。劉焉傳注。

劉洪

博物記曰。漢劉洪。篤信好學。觀乎六藝羣書。意以爲天文數術。探賾索隱。鉤深致遠。遂專心銳思。爲曲城侯相。政教清均。吏民畏而愛之。爲州郡之所禮異。續漢律曆志中。

許愼

張懷瓘書斷曰。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官至太尉南閣祭酒。少好古學。喜正文字。尤善小篆。師模李斯。甚得其妙。作說文解字。十四篇。萬五百餘字。疾篤。令子沖詣闕上之。安帝末年卒。

仲長統

繆襲昌言表曰。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幷冀之閒。與交者多異之。幷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幷冀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爲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後遷爲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爲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三國魏書。劉劭傳注。

徐幹蘇班

張懷瓘書斷曰徐幹字伯張扶風平陵人官至班超軍司馬善章草書班固與超書稱之曰得伯張書藁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由己立名自人成後有蘇班亦平陵人也五歲能書甚爲張伯英所稱歎

孔融

孔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爲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韙後至同坐以告韙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卽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爲偉器（世說言語篇注）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住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傑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爲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汚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叛亡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

淶水之上。寇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於時曹、袁、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辨小才。信爲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彊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三國魏書崔琰傳注。）

魏氏春秋曰。十三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誑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爲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缻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同上。）

秦子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殺之。又有母病瘥。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鄰熟麥而進之。文舉聞之。特賞曰。無有來討。勿復盜也。盜而不罪者。以爲勤於母饑。哭而見殺者。以爲形慈而實否。（一云。以爲哀而不實也。藝文類聚八十五。御覽二百六十二。）

禰衡

傅子曰。衡辨於言而剋於論。見荊州牧劉表曰。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

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爲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三國魏書荀彧傳注

典略曰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一作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盪寇荀文若趙稚長皆足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藝文類聚二十二

張隱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遊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太祖一作武帝下同牋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爲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閤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褌鼓吏擊鼓過一云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易著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爲漁陽摻撾一作蹋地來前躡駁腳足一云躡鼓去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太祖前先脫褌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幘帽畢復擊鼓摻撾而去顏色無忤太祖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撾自衡

遣一作始也融深責數衡并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爲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寬布單衣疏巾履坐太祖大營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太祖勅外廄急具精馬三匹并騎二人謂融曰禰衡豎子乃敢爾孤今殺之無異於雀鼠顧此人數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騎扶送至南陽世說言語篇注三國魏書荀彧傳注藝文類聚二十二御覽三百又四百六十六

禰衡別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恃才憿逸臧否過差見不如己者不肯與言語人皆以是憎之御覽四百九十八

又曰衡著寬布單衣練巾坐曹操大營門下以杖捶地數罵責操及其先祖無所不至營令史入啓言外有狂生禰衡言語悖逆請案科治操聞之嘿然良久乃勅外廄具上廄精馬三匹并騎二人須臾外給啓馬辦曹公謂孔文舉曰禰衡小人無狀乃爾孤今殺之無異雀鼠耳顧此子有異才遠近聞之孤今殺之將謂孤不能容物劉景升天性險急不能容受此子必當殺之乃以衡置馬上兩騎挾送至南陽也御覽三百又四百六十六南陽一作荊州

蔡邕

王僧虔伎錄曰陳留蔡邕後漢左中郎將善篆隸採斯喜之法李斯曹喜眞定宜父碑文猶傳於世篆者師焉法書要錄或入金石志

袁昂古今書評云蔡邕書骨氣洞達奕奕有神同上二

唐李嗣眞書後品云蔡公諸體惟范巨卿碑風華豔麗古今冠絕同上三

張懷瓘書斷曰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

又曰邕字伯喈陳留圉人父稜徐州刺史有清行謚眞定伯喈官至左中郎將封高陽侯儀容奇偉博學能書又善音律明天文數術災變卒見問無不對工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又創造飛白妙有絕倫動合神工眞異能之士也女琰甚賢明亦工書

博物志曰蔡伯喈母袁公妹曜卿姑也

裴啓語林曰張衡之初死蔡邕母胎孕此二人才貌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御覽三百六十

王延壽

博物志曰王延壽逸之子也魯作靈光殿初成逸語其子曰汝寫狀歸吾欲爲賦文考遂以韻寫簡其父曰此卽好賦吾固不及矣御覽五百八十七

邊讓

世說言語篇曰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爲顚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顚倒衣裳耳　劉孝標曰案袁閎卒於太尉掾未嘗爲汝南斯說謬矣

劉梁

文士傳曰梁字曼山一名岑一作恭漢宗室子孫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梁貧恆賣書以供衣食終於野王令劉楨父三國魏書王粲傳注御覽四百八十五

繁欽

典略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三國魏書王粲傳注

繆斐

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舉斐任侍中並無所就繆襲父三國魏書劉劭傳注

服虔

世說文學篇曰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愼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又曰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敍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

便呼子愼子愼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鄭康成孫小同

鄭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曆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帥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嫚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三百餘桮而沘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世說文學篇注）

魏名臣奏太尉華歆表曰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敍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者也（三國魏書三少帝紀注）

九州春秋曰袁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爲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難乎以有爲矣三國魏書袁紹傳注裴松之三國志注曰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同上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宴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父母私督數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藝文類聚五三齊略記曰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遣生徒崔王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中草如薤葉長尺餘許堅級異常時人名爲康成書帶草御覽三百八十七太平廣記四百八裴啓語林曰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令高足弟子傳授而已融嘗笑渾天不合召玄令笮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之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橋上一作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能追竟以免御覽三百九十三又六百九十八又七百五十異苑曰鄭康成師事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假寐夢見一老父以刀開其心謂曰可以學矣於是遂返精洞典籍御覽三百九十八鄭玄別傳曰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再拜御覽五百四十二又曰玄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瓜一作禾異本同實縣欲表府文辭鄙略玄爲改作又著頌二一作篇

侯相高其才爲修冠禮。（御覽五百八十八。又八百三十九。又九百七十八。）又曰。玄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宜祭爐竈。廣設禁備。時火果起而不爲害。（御覽八百六十八。）

水經河水五注曰。玄注五經讖緯。候曆天文。經通於世。故范氏贊曰。孔書遂明。漢章中輟矣。

劉義慶說苑曰。鄭玄家奴婢皆讀書。玄嘗怒。使曳一婢於泥中。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初學記十九。）

鄭玄別傳曰。北海有鄭玄儒林講堂。（初學記二十四。）

鄭玄別傳曰。何休字劭公。作公羊解詁。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後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御覽六百十。）

鄭玄別傳曰。玄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絰赴者。七千餘人。（北堂書鈔九十二。）

鄭玄別傳曰。玄一子名益。字益思。年二十三。相國孔府君舉孝廉。府君以多寇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乃令從家將兵奔救。遇賊見害。時年二十七也。妻有遺腹生男。玄以太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生又手理與玄相似。故名曰小同。（御覽三百六十二。）

王粲兄凱　凱子業

博物志曰。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

凱生業業卽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宏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三國魏書鍾會傳注

傅幹

裴松之曰幹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玄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傅幹集曰幹字彥林後漢書傳注

鄭產

零陵先賢傳曰鄭產字景載泉陵人也爲白土嗇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乃勑民勿殺子口錢當自代出產言其郡縣爲表上言錢待除更名白土爲更生鄉也水經湘水注

嚴象

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爲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爲孫策廬江太守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三國魏書荀彧傳注

韋康

三輔決錄曰康字元將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宏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德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代

爲刺史時人榮之後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爲超所殺同上

孔嵩范式

水經清水注曰南陽城西有孔嵩舊居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賃爲阿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之位古人所不恥何痛之有故其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廝役挺秀含芳

汝郁殷陶

陶潛孝傳曰郁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委推財與兄弟隱於草澤君子以爲難又曰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喪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諭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辭辟命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勇幷彰乎弱齡斯又難矣

井丹

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耶侯卽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弔之

時賓客滿廷。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爲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世說品藻篇注。）

司馬徽

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妄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復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傭。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耶。徽歸。刈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眞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惟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己。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爲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破。爲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世說言語篇注。御覽三百八十二。）

世說言語篇曰。龐士元。閒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

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司馬徽誡子書曰。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辨。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藝文類聚二十三）

董正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爲水鏡。嘗有人妄認徽豬。便推豬以與之。後數日。亡豬者得其豬。既以豬還徽。乃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藝文類聚九十四）

董正別傳曰。劉恭嗣少有異才。聞司馬德操博物多通。故往見焉。遇其方耕。執耒耜於壠土之上。於是釋未下衹。相就而言。（御覽八百二十二）

管甯

傅子曰。甯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世說德行篇注）

魏略曰。華歆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甯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謂歆爲龍頭。甯爲龍腹。原爲龍尾。（同上）

又曰。甯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甯。甯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

之耳。同上。

傅子曰。甯。齊相管仲之後也。漢興有管少卿。世有名節。九世而生甯。三國魏書甯傳注。

又曰。甯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己下。心不安之。甯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己崇禮。欲官甯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同上。

又曰。甯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甯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惟甯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同上。

又曰。甯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歌。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教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甯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同上。

扈累

魏略曰。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曆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

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甎甎爲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觀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縕故。後一二年病亡。同上。

寒貧

魏略曰。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欒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衆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嘗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癡憨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朐。糒一升而止。同上。

唐衡

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彧父緄慕衡勢。爲彧娶之。或爲論者所譏。

裴松之曰。按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於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

言爲不然也。三國魏書荀彧傳注。

蔡倫宦者

博物志曰。漢桓帝時。桂陽人蔡倫。始搗故魚網造紙。一云以樹木皮作紙。初學記二十一。

唐六典注曰。和帝時。蔡倫爲尚方令。作祕劍。皆有龍泉太阿之目。及諸器械。靡不牢固。

孟他

三輔決錄曰。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注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爲之破盡。衆奴皆慚。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達。少入蜀。三國魏書明帝紀注。

曹嵩

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爲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於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死。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閒。殺嵩取財物。因

奔淮南。太祖歸咎於陶謙。故伐之。同上。

秦嘉妻徐淑

鍾嶸詩品曰。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敍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曹娥列女

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泝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於江中。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爲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爲之作碑。世說捷悟篇注。

項原列女傳曰。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尸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後漢書娥傳注。

周乘

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姿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也。爲太山太守。甚有惠政。世說賞譽篇注。

漢事會最人物志卷下

樊重

續漢書曰仲山甫封於樊因氏國焉爰自宅（當作比）陽徙居湖陽能治田殖至三百頃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鼈梨棗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貲至百萬其興工造作爲無窮之巧不可言富擬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氏及之長安受業齋送甚至世祖即位追爵敬侯詔湖陽爲重立廟置吏奉祠巡祠章陵常幸重墓（水經比水注）

朝水枝分東北爲樊氏陂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俗謂之凡亭陂陂東有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後漢書注引作樊氏）失業庾公昌（水經清水注）

梁冀

梁冀別傳曰元嘉二年又加冀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若龍門謁者將引增掾屬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十人（續漢志注）

梁暉

耆舊言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後其祖父爲羌所推爲渠帥而居金城土荒民亂暉將移居枹罕出頓此山爲羣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竪地以靑羊祈山神泉湧出榆木成林（水經河水注二）

馬日磾

三輔決錄注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袁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三國魏書袁術傳注。

金尚

典略曰。金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尚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南依術。術僭號。欲以尚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爲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爲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三國魏書張邈傳注。

楊彪

王沈魏書曰。已亥公卿朝朔旦。幷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逾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三國魏書文帝紀注。

何苗

英雄記曰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旻共攻殺苗於朱爵闕下三國魏書董卓傳注

橋玄族子瑁

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一作人物初魏武爲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世說識鑒篇注

世說識鑒篇曰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劉孝標曰此許子將說世說所言謬矣

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爲兗州刺史甚有威惠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魏氏春秋曰劉岱惡而殺之後漢袁紹傳注

荀淑陳寔叔

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褐匈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世說德行篇注

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爲海內所師者定陵陳寔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同上

先賢行狀曰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三國魏書。鍾繇傳注。

荀靖　曇　昱　祈　衢子　愔

逸士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儁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世說品藻篇注。後漢荀淑傳注引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及卒。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賾追號靖曰玄行先生也。

張璠漢紀曰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三國魏書。荀彧傳注。

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修　張璠漢紀稱昱曇、竝傑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爲八俊。位至沛相。三國魏書。荀攸傳注。

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愔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愔與孔融論聖人優劣。竝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愔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同上。

荀爽

世說言語篇曰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閬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爲至公。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

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爲悖德乎。

杜安子根

先賢行狀曰。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范志云。安字伯夷。）至十三。入太學。號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候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與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讐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

根舉孝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公車。拜符節令。或問根曰。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少。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答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爲也。遷濟陰太守。以德讓爲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斂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墓致祠。（三國魏袁山松杜氾傳注。）

荀悅

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爲祕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于世。（三國魏書荀彧傳注。）

陳寔子紀　諶　孫羣　諶子忠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荀朗陵李和。）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世說德行篇注。）世說德行篇曰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箸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箸鄰前。于時太史奏眞人東行。政事篇曰。陳仲弓爲太邱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陳仲弓爲太邱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邱。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邱。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王沈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諶竝名重於世。寔爲太邱長。遭黨錮。隱居荊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爲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竝制緦麻。執子

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傅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三國魏書陳羣傳注

世說方正篇曰陳太邱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邱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世說規箴篇曰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儁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一作許日

又夙惠篇曰賓客詣陳太邱宿太邱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邱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箄飯落釜中太邱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箄飯今成糜太邱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邱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王沉魏書曰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三國魏書陳羣傳注

世說德行篇曰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邱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海內先賢傳曰陳諶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世說德行篇注）

王沉魏書曰諶爲司空掾早卒（三國魏書陳羣傳注）

陳氏譜曰諶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世說德行篇注）

世說德行篇曰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宗承

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确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勑文帝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爲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世說方正篇注）

許虔（弟劭）

汝南先賢傳曰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嘆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虔虔恆撫髀稱劭自以爲不及也釋褐爲郡功曹黜姦廢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世說賞譽篇注）

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耶。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同上。）

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頷。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世說品藻篇注。）

汝南先賢傳曰。召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衆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於鄉閭之間。擢郭子瑜於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于童齒。莫不賴劭顧采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探擿僞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栩。沈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栩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爲功曹。饕餮放流。潔士盈朝。袁紹公族好名。爲濮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鄢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三國魏書。和洽傳注。）

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劭知人。入幘肆拔樊子昭。（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七。）

徐穉

世說言語篇曰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魏文帝海內士品錄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黃公卒孺子往會葬無資自以致齋磨鏡具自隨每所在賃磨鏡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畢而還（藝文類聚七十）

袁宏案後漢書作袁閎

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掾卒（世說德行篇注）

謝甄

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徵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仕爲豫章從事（世說賞譽篇注）

孟敏

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甑荷僧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爲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竝辟不就東夏以爲美談（世說黜免篇注）

典略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奐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

仕郡爲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免爲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免印綬。登樓而歌。旦以告免。免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三國魏書麗清傳注。）

孫賓碩

魏略勇俠傳曰。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桓帝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侔人主。延熹中。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修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敕外爲市買。息又啓云。左悺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敕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爲京兆尹。旬月之閒得爲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爲涼州刺史。於是衡

爲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閒。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爲是唐衡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襜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卽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閤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竝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三國魏書。閻溫傳注。）

劉褒

博物志曰。後漢劉褒。桓帝時人。曾畫雲臺閣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官至蜀郡太守。（太平廣記二百十。）

梁鵠

衛恆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爲洛陽令鵠以爲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效公嘗縣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王僧虔敍錄曰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得師宜官法魏武常以鵠書縣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字法書要錄一

袁昂古今書評云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同上二

張懷瓘書斷曰梁鵠字孟黃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知名舉孝廉爲郎靈帝重之亦在鴻都門下遷幽州刺史

樊英

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鍾鳴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爲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土山崩日月相應世說文學篇注

董卓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爲潁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卽卓卓弟旻字叔穎三國魏書卓傳注

又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同上。

吳書曰。郡召卓爲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爲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幷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隗辟爲掾。同上。

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爲少府。拜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效命之秋。吏士踴躍。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卽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卹。效力行陣。六年。以卓爲幷州牧。又勑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爲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州。效力邊陲。卓再違詔勑。會爲何進所召。同上。

典略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竝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蠭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同上。

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同上。

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同上。

獻帝紀曰。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袁殺之。卓所愛胡。恃寵放縱。爲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撾殺之。同上

獻帝紀曰。卓既爲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爲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爲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入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爲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同上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爲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爲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爲使者。授印綬。同上。

又曰。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同上。

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民多冤死。同上。

英雄記曰。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躓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旻、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爲其舉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郿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

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爲之丹。守尸吏暝以爲大灶。致卓臍中以爲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幷以一棺槨之。葬於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同上。

呂布

裴松之曰。案英雄記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三國魏書布傳注。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卻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同上。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兎。同上。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爲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砍布牀被。謂爲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同上。又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三國魏書張邈傳注。

又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陽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陽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陽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陽兵悉開門內布兵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閤外同聲大呼攻閤閤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卽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牀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旁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同上

又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爲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幷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甯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奬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爲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爲

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幷以一好綬答太祖（同上）

又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爲琅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爲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眄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同上）

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

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卯投石豈可得全也同上

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來相聞耶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爲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弃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同上

又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同上

獻帝春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爲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勍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同上

高順

英雄記曰順爲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鬬具皆精練齊整每所

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三國魏書張邈傳注。

陳宮

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爲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爲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於初。三國魏書張邈傳注。

丁原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爲人麤略。有武勇。善騎射。爲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任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三國魏書呂布傳注。

賈詡

獻帝紀曰郭汜、樊稠與傕互相違戾欲鬬者數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三國魏書詡傳注）又曰傕等與詡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詡曰不可脅天子非義也傕不聽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同上）又曰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爲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傕由此衰弱（同上）又曰天子既東而李傕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太常王偉衞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爲傕所嫌欲殺之詡謂傕曰此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傕乃止（同上）魏書曰詡典選舉多選舊名以爲令僕論者以此多詡（同上）傅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同上）

劉表

張璠漢紀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祇、田林爲八交或謂之八顧（三國魏書表傳注）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眞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晊字公孝爲八友（同上）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爲荆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

羽爲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貫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也。術等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曰犯之謀也。同上。

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同上。

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築也。言表盛遊於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矣。水經河水中注。

張羨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三國魏書。劉表傳注。

劉修

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三國魏書。陳思王植傳注。

劉琮

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卽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三國魏書劉表傳注

傅巽

傅子曰巽字公悌壤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爲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荊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竝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三國魏書劉表傳注

劉先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言晛習漢家典故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竝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頫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爲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己若卽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荊州平先始爲漢尚書後爲魏國尚書令三國魏書劉表傳注

周不疑

零陵先賢傳曰劉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爲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爲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　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三國魏書劉表傳注）

袁術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爲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慮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爲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爲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讐況非君命乎懷懷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三國魏書術傳注）

又曰術既爲害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衆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廚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

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牀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而死同上

徐璆

先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徵當還爲袁術所劫術潛號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爲屈術死後璆得術璽致之漢朝拜衞尉太常公爲丞相以位讓璆焉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劉焉

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勅焉爲益州刺史前刺史劉雋郤儉皆貪殘放濫取受狼藉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癰疽決潰爲國生梗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荊州東界三國蜀書焉傳注

袁紹

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竝起輔相君長人懷快快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爲庸人之所陵蹈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讐而羣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爲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後漢書紹傳注

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爲天下所歸紹卽逢之庶子術異母弟也出後成爲子。三國魏書紹傳注。

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沖闇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沖未有不善宣聞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同上。

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後漢書紹傳注。

山陽公載記曰卓以袁紹棄節改第一葆爲赤旄。同上。

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三國魏書紹傳注。

獻帝春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璠盡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　卓別傳曰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鄠臧之。後漢書紹傳注。

獻帝春秋曰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太祖聞而以大將軍讓紹。三國魏書紹傳注。

沮授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爲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

得冀州，又辟焉。三國魏書袁紹傳注。

審配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爲治中別駕。幷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眞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者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爲降虜。審配爲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同上。

田豐

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閹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爲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

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譏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士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擁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擁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同上。

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霸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己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己。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同上。

逢紀

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同上。三國魏書。袁紹傳注。

韓珩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韓嵩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酈西山

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爲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荆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綬。三國魏書劉表傳注。傅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爲懷貳。大會賓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耶。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同上。

陶謙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僮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敖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三國魏書謙傳注。又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爲

之屈。與衆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磬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爲留。常以舜屬謙。謙不爲起。固強之。及舜又不轉。磬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臧之。謙委官而去。同上。

又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爲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爲亂。司空張温銜命征討。又請謙爲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温勵謙行酒。謙衆辱温。温怒。徙謙於邊。或說温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温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温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温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爲公邪。温曰。恭祖凝病。尚未除邪。遂爲之置酒。待之如初。同上。

又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謙時爲徐州牧。）欲伐謙而畏其彊。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邱牆櫂於橫暴。貞良化爲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已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衆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

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阪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皇啓處。雖憲章勑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彊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彊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勑兵衞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裴松之曰。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同上。

又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爲之哀辭曰。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慮。遺愛于民。幽牧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應。皆不仕。同上。

張楊

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三國魏書楊傳注

眭固

典略曰固字白兔既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誡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兔不從遂戰死三國魏書張楊傳注

公孫瓚

典略曰瓚性辯惠每白事不肯稍入常總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三國魏書瓚傳注

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爲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爲伯三人者爲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同上

又曰瓚別將有爲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爲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同上

又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同上

漢晉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爲旅力

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擢於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苟欲逞其無彊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彊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蝨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諶。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蜂賊。以焚薾勃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竝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彊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濊貊。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與州

壞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舍光匿影寂爾無聞卒嗟屠滅相爲惜之夫有半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竝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修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同上）

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爲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同上）

劉虞

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主疏遠仕縣爲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爲郡吏以孝廉爲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爲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爲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爲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爲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爲宗正

三國魏書公孫瓚傳注

英雄記曰。虞爲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尙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爲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同上。

又曰。虞讓太尉。因薦衞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竝任爲公。同上。

吳書曰。韓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卽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讖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爲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答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爲傳送。致之京師。同上。

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同上。

臧洪

徐衆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邈超擅立布爲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氏討之。袁氏弗救。未爲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爲怨

譬爲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釁。效死於超。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三國魏書洪傳注。

韓馥

英雄記曰。馥字文節。潁川人。爲御史中丞。董卓舉爲冀州牧。于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勃海。馥恐其與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何謂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發兵。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閒。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齎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三國魏書袁紹傳注。

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爲憂。但卓死之

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甯可得置封書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咎子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閤伏子惠上願幷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埽除宮門外（後漢書袁紹傳注）

又曰耿武字文威閔純字伯典後袁紹至馥從事十人棄馥去惟恐在後獨武純杖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人（同上）

又曰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禮內懷忿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刀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搥折兩腳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有憂怖故報紹索去（三國魏書袁紹傳注）

九州春秋曰馥至廁因以書刀自殺（後漢書袁紹傳注）

韓遂邊章

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爲都督從事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聞其名特與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宋揚、北宮玉等反舉章、遂爲主章尋病卒遂爲揚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爲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三國魏書武帝紀注）建安二十年年七十餘矣

劉艾靈帝紀曰章一名元

習郁子煥

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世說任誕篇注）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習郁爲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俠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嶺山爲鹿門山（藝文類聚四十九）又曰峴山南有習家魚池者習郁之所作也郁將亡勑其兒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爲起冢於池之北去池四十步（太平御覽五百五十六）又曰習郁字文通爲黃門侍郎封襄陽公（水經注筆二十六）

曹鳳

水經河水三注曰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爲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應於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三尺大十圍梢至十餘丈天子嘉之賜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

何顒

漢末名士錄曰術嘗於衆坐數顒三罪曰王德彌先覺儁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疏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知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爲首濟難則以子遠爲宗且伯求嘗爲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贏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爲披其胸而假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

掾屬會議。顒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爲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爲長史。後荀彧爲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幷置顒尸而葬之於爽冢傍。三國魏書荀攸傳注。

王脩

皇甫謐逸士傳曰。汝南王脩。字子文。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晊善。公之爲布衣。特愛脩。脩亦稱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脩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公於外密語脩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脩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脩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脩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爲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彊。陰與紹通。脩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脩年六十四。以壽終于武陵。公聞而哀傷。及平荊州。自臨江而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爲先賢也。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金禕

三輔決錄注曰。時有京兆金禕。字德禕。自以世爲漢臣。自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謂可季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王必善。因以聞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彊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

燒門攻必禕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喚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爲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或曰。必欲投禕。其帳下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衆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同上。

王匡

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於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州里。起家拜河內太守。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謝承後漢書曰。匡少與蔡邕善。其年爲卓軍所敗。走還泰山。收集勁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匡先殺執金吾胡毋班。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幷勢共殺匡。同上。

袁遺

裴松之魏書注曰。遺字伯業。紹從兄。爲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太尉朱儁。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觀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事在超集。同上。

英雄記曰。紹後用遺爲揚州刺史。爲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同上。

孔伷

英雄記曰。仇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同上。九州春秋。仇爲胄。後漢書董卓傳注。

王芬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許攸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閒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劉囂

風俗通曰。司隸劉囂。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三國魏書董卓傳注。王沈魏書曰。董卓使司隸校尉劉囂云云。見前卓傳。

周毖范氏後漢書作泌

英雄記曰。周毖字仲遠。武威人。三國魏書董卓傳注。

牛輔

魏書曰。輔恇失守。董卓壻時卓已死。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鉄鑕致其旁。欲以自彊。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卽時殺越。獻帝紀云。筮人常爲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同上。

陳溫陳瑀

英雄記陳溫字元悌汝南人先爲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爲兵所殺袁術更用陳瑀爲揚州　瑀字公瑋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三國魏書袁術傳注）

張邈

獻帝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上席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貳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眥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爲孤犢不可得也　裴松之曰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三國魏書邈傳注）

胡毋班

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尙東平張邈等八人竝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廚（三國魏書袁紹傳注）

韓融陰循

海內先賢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後漢書袁紹傳注同）

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元基南陽新野人也（同上）

荀巨伯

世說德行篇曰。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竝獲全。

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來潁川。未詳其始末。世說德行篇注。

鍾皓

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溫良篤慎。博學詩律。范書善刑律。世教授門生千有餘人。爲郡功曹。辟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漉。去公車絕遠。公椎軾言。司徒今日爲獨行耳。還府向閤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爲西曹掾。卽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耶。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三國魏書。鍾繇傳注。

郗慮

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鄭玄。建安初爲侍中。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特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

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也。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公以書和解之。盧從光祿勳。遷爲大夫。同上。

國淵

鄭玄別傳曰。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三國魏書。淵傳注。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同上。

張逸

鄭玄別傳曰。故尚書左丞同縣張逸。年十三。爲縣小吏。君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爲書生。以成爾志不。對曰。願之。乃遂拔於其輩。妻以弟女。太平御覽。五百四十一。張逸遺令曰。閉口寒具不得入。太平御覽。八百六十。案此當是張英。

趙商

鄭玄自序曰。趙商字子聲。河內溫人。博學有秀才。能講難而吃。不能劇談。太平御覽。七百四十。孝經正義曰。趙商作鄭玄碑銘。具載諸所注箋驗論。不言注孝經。

段煨

典略稱煨在華陰時。修農事。不虜略。天子東還。煨迎道。貢遺周急。獻帝紀曰。後以煨爲大鴻臚。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三國魏書。賈詡傳注。

閻忠

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同上

衞茲

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爲激詭之行茲陳留襄邑人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略宏遠爲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贊宏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焚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三國魏書衞臻傳注

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口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酬直文生訾阿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茲一作資同上

王柔王澤

王氏譜祖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郭林宗傳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三國魏書王祖傳注

高愼子式

陳留耆舊傳。高固不仕。王莽世。爲淮陽太守所害。以烈節垂名。固子愼。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愼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爲儲畜。以遺子孫乎。愼曰。我以勤身清名爲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蝗蝝爲害。獨不食式麥圉。令周彊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爲郎。次子昌。昌弟賜。竝爲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生靖。（三國魏書高梁傳注。）

脂習

魏略曰。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爲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卹。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徙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固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欒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三國魏書王修傳注。）

徐英

魏略曰。初張既爲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性剛爽。自

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三國魏書張既傳注。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漢事會最人物志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輯錄者　惠棟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章德宣）

F五四一五上

祥